

领衔主演
陈思诚、张国强、袁泉等

碧海雄心

张永琛 改编
同名电视剧剧本由张永琛、雷婷 著

长篇小说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ommunications Press Co., Ltd.

碧海雄心

——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

张永琛 改编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ommunications Press Co., Ltd.

内 容 提 要

潜水员郑子航在一次救援失事渔船过程替搭档陈一诺牺牲,留下妻子叶萱和遗腹子。从此,陈一诺的感情世界纠缠在女友、烈士遗孀和富二代追求者之间。不堪重负的陈一诺把救助直升机机长高亮拉扯进来,却不想几人共同走进了爱情的暴风圈。而他们的事业,也同样处于暴风骤雨之中:救助打捞失事飞机、巨轮撞大桥、台风眼里救渔船、境外打击海盗救科考船、跨国南海大救援、打捞“南翔丸沉船”、飓风中救失火油轮……他们用生命演绎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他们用赤子之心赢得金不换的荣誉和爱情。《碧海雄心》以海上救援队为原型,讲述了一群默默无闻的救捞英雄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故事。

本书是首部救助打捞题材电视剧改编的同名小说,全景展现救捞人波澜壮阔的故事,有助于社会公众了解我国救助打捞行业的实际情况,有利于行业宣传和救捞事业的发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碧海雄心: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张永琛改编. —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7.1

ISBN 978-7-114-12652-9

I. ①碧…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7782 号

Bi Hai Xiong Xin

书 名:碧海雄心

著 作 者:张永琛

责任编辑:刘 君 朱同龄 闪玉薇

出版发行: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100011)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外馆斜街3号

网 址:<http://www.ccpress.com.cn>

销售电话:(010)59757973

总 经 销: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部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6.25

字 数:389千

插 页:17

版 次:2017年1月 第1版

印 次:2017年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14-12652-9

定 价:68.80元

(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的图书由本公司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海底是幽暗的.....	1
第二章 这一个承诺.....	9
第三章 萌犬的眼泪	15
第四章 理解是爱的别名	23
第五章 缘未尽,情难了.....	29
第六章 爱的纠缠	35
第七章 爱你的第六感	41
第八章 缘分十字路口	47
第九章 强者进阶法则	53
第十章 流星的尾巴	59
第十一章 不愿放弃的理由	65
第十二章 蔚蓝色茉莉	71
第十三章 就这样失去你	79
第十四章 你是我心中解不开的结	85
第十五章 恋爱的抉择	91
第十六章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99
第十七章 丘比特之箭.....	107
第十八章 打捞爱情的黑匣子.....	113
第十九章 爱你是场幻觉.....	119
第二十章 你无法治愈自己.....	125
第二十一章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131
第二十二章 我愿意为你.....	137
第二十三章 恋一个人,等一颗心	143
第二十四章 你是我眼中最璀璨的烟火.....	149
第二十五章 爱情总在捉迷藏.....	157
第二十六章 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	165
第二十七章 全面营救.....	171



第二十八章	让我欢喜让我忧.....	177
第二十九章	追风之人.....	185
第三十章	前缘难再续.....	191
第三十一章	命运是选择的总和.....	197
第三十二章	两相忆,长相依	205
第三十三章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211
第三十四章	我在你心房.....	217
第三十五章	幸福遇见下雨天.....	223
第三十六章	以为爱还来得及.....	229
第三十七章	幸福孤独症患者.....	235
第三十八章	想起你,我又继续前行	241
第三十九章	海洋天堂.....	249

第一章 海底是幽暗的

命运，时时刻刻充斥着意外。被改变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许多人，和事。

——陈一诺和郑子航最后一次并肩作战。

台风即将来袭！

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波涛汹涌，天色昏暗。宁静的大海瞬间变成了愤怒的巨人，张开血盆大嘴像要吞没天海之间的一切。一艘漂浮不定的渔船正在浪头波谷间颠簸起伏，随时有沉没的危险。船上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哭泣声、喊叫声不绝于耳。人们本想趁着周末去海岛游玩，却不料遇到了热带风暴，休闲之旅已经变成了惊魂时刻。而就在这时，早已承受不住海浪撞击的船舱裂开了缝隙，终于找到突破口的海水猛灌进来，把渔船坠向无尽的海底深渊。

所有人都危在旦夕。也许，这将是每个人最后一次生命旅途。千钧一发之际，船老大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无线电波将信号准确无误地传送到救援基地指挥中心，基地主任杜伟成立即向救援船113号下达了救援命令。

陈一诺手拿望远镜，焦急地在海面上搜寻，同时用喊话器不停地呼叫遇险渔船的船老大。此时的船老大心急如焚，指挥船员和乘客们全力以赴自救却没有阻挡住海水的涌入，眼见着渔船甲板渐渐与海面平齐，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沉底。

“撑不住啦！”

发出最后一句呼喊，陈一诺再也听不到船老大的声音了，话筒里传来的只是忽断忽续的电波杂音。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救生员，经历过上天、下地和入海的各种救援，遇到这种情况，往往意味着遇险人员已经遭遇不测。但只要有最后一线希望，就不能放弃。

陈一诺马上联络基地指挥中心要求派出救援直升机协助搜救。今日当班的是高亮，接到命令后马上向停机坪上的直升机跑去。迎面而来的大风吹得他步伐不稳，停机坪上的风向袋也被吹得哗哗作响。两名助手拿着风速单截住了他：“机长，地面风速太高，无法起飞！咱们只能等！”

等待，尤其是危急时刻的等待，漫长而煎熬。

一个巨浪打来，海水如瀑布般灌进渔船甲板，激起朵朵浪花，也将一切全都淹没。陈一诺终于在海面上发现了一个小黑点，仔细辨别后确定是一艘渔船。尽管不确定是不是发出求救信号的那艘渔船，但在这样的恶劣天气里同样会遇到危险，于是救援船长尹启泰加大马力驾驶救援船全速前进：“做好准备，马上开始救援！”

尖锐的警报声立刻响彻整个船舱，救生员们各就各位，陈一诺和搭档郑子航迅速冲进装备室换上潜水服。两个人不仅是搭档，还是好战友、好兄弟。一起穿上军装成为陆

战队的一员，又一起进入救援基地当上救生员，人生的每一次重要转折都共同经历，彼此见证着成长历程。每当执行救援任务，陈一诺和郑子航总是并肩作战，同心协力，危险时候把生命交给对方。因为他们相信，无论是谁陷入险境，另一个必定会全力相救。

郑子航一只手往身上套着潜水服，另一只手抓起手机给在医院做产前检查的妻子叶萱打电话，可直到悦耳的旋律变成忙音，也没有人接听电话。怀孕已经五个月的妻子独自去医院，郑子航本来就不放心，如今手机又联系不上，急得他把潜水服穿反了还浑然不觉。陈一诺发现后说道：“子航我看你情况不对头，今天就别下水啦。”郑子航把手机扔进了更衣箱：“我不下水谁和你搭档？万一出了事，啊呸！什么事都没有。叶萱可能正在检查身体，才不方便接电话。”陈一诺也安慰道：“把心放肚子里，咱儿子皮实，生下来就能翻跟斗。嘿嘿，随他爹，还有他干爸。”陈一诺用手指了指自己，走上前去帮郑子航重新穿好潜水服：“你小子是有后了，我还连个媳妇都没有呢。不过，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郑子航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冲啊！”

披荆斩棘，迎风破浪。

陈一诺站在船头注视前方，渔船近在眼前，大半船身已经没进海水里，甲板上最高的舵楼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陈一诺清楚地看到一群身穿桔色救生衣的人正在呼救。渔船已到了生死攸关、十万火急的时刻，船老大终于再次连上线了，这艘渔船正是发出求救信号的遇险渔船。可救援船近在咫尺竟无法靠近，巨大的风浪像一双有力的拳头将两艘船打上浪尖，又拉入波谷。救助队队长钟益民立刻指派陈一诺和郑子航驾驶救生艇在两艘船中间挂起救生网。轮机出网、牵引成功、挂网收紧，顺利完成这一连贯动作后，陈一诺率先爬上渔船，郑子航紧随身后。看到救星来了，遇险的人们呼喊声随着海水直奔过来。

陈一诺忙大声呼喊，指挥众人听从安排，慌乱的人群才慢慢安稳下来。郑子航先跳到救生网上作示范，引导着人们有序顺利地从渔船爬到救援船。一个，两个，舵楼上聚集的人全都获救了。任务完成，收起救生网，陈一诺和郑子航刚跳到救生艇上，就有一个巨浪打来，已经千疮百孔的渔船再也经受不住，连最高的舵楼也快沉到水里了。然而，还有三个渔民被闷在了船舱里，凶多吉少！

时间就是生命，险情就是命令。

陈一诺和郑子航迅速背起氧气瓶、戴好潜水镜，准备下潜进船舱救人。看到郑子航已坐了艇尾正要翻身下水，陈一诺猛地抓住郑子航的胳膊让他留在救生艇上自己一个人下去。郑子航用另一只手拍了拍陈一诺的手背，又举起了大拇指。这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手势，即表示救援成功，也是预示着安全返回。

然而世事难料，更何况海上救助本就是高风险系数的职业。这时的陈一诺和郑子航谁都不会想到，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并肩作战。也正因为此，陈一诺无法原谅自己。如果当时坚持不让郑子航下水，他就会活着，叶萱就不会失去丈夫，肚子里的孩子也不会没有爸爸。

没有如果，有些事情的发生是命中注定。

郑子航终于还是潜进了水里，陈一诺紧随其后。海面上波涛滔天，水面下暗流涌动，还好两个人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矫健的身手顺利进入了船舱。里面一片凌乱，由于长时间的海水倒灌让本来畅通的通道堆满了各种物品。陈一诺一马当先清理通道，打开了底舱小门，里面闷着不多不少正好三个渔民，个个惊恐不已。舱里的水已经淹到了他

们的脖子，氧气已经变得稀薄，渔民们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看到他们俩忙喊救命。陈一诺先安抚住他们的情绪，把最靠近自己的渔民先拖到身旁，护送着出了舱门，郑子航在外面接应，第二个渔民也顺利地救了出去。

还剩下最后一个，正是船老大，最先发出救命信息的是他，最后不肯出去的竟也是他。这艘渔船花了他全部的积蓄还有贷款外债，眼看着血本无归的他要与渔船同归于尽。陈一诺恼火道：“活命要紧！船没了还能赚，命没了就赚不回来了！”

生命是宝贵的，且只有一次，但对于绝望的人来说，也许死才是解脱。面对陈一诺的急切营救，船老大无动于衷，摇着头想说出最后的遗言，刚一张开嘴一股海水却突然涌进底舱，一下子不见了踪影。

海面上，渔船舵楼仅存的尖顶也完全沉入了水里，救援船上的所有人眼睁睁地看着渔船被大海吞没，而陈一诺和郑子航还有船老大仍未浮出水面，九死一生。

渔船迅速下沉，整个船舱全都灌进了海水，漆黑一片，仿佛到了地球末日，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两团微弱的光芒闪烁，是陈一诺和郑子航打开了头盔顶灯，举着生命探测仪一寸一寸地搜索着。突然，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陈一诺输送氧气的导管，正是船老大。本想与渔船同归于尽的他在沉入水下后，反而激起了求生的欲望，挣扎中扯掉了陈一诺嘴上的呼吸器。呼吸器连着救援船上的制氧泵，失去氧气供应的陈一诺想减压上浮，却被船老大死死抓住，脱不了身。

生死攸关的时候，郑子航及时赶到，将自己的呼吸器戴在陈一诺的嘴上，而此时的船老大已因为缺氧而昏过去。郑子航转动身子从后面抱起他，向陈一诺打了一个减压上浮的手势。突然，两只大油桶连同一堆渔网朝着陈一诺砸过来。命悬一线，郑子航拼着全身的力气将陈一诺和船老大推开，而他自己却被油桶砸中压住。陈一诺又惊又急，拖着船老大已经瘫软的身子要过来营救，郑子航马上做出手势阻止：“别管我，赶快上浮！快！”

船老大没有呼吸器，长时间缺氧，眼看着就快不行了。郑子航为的是救船老大。陈一诺只好先带着船老大上浮、减压、再上浮。两个人的身影渐渐模糊。被油桶压着的郑子航呼吸却越来越沉重，吐出一串气泡，慢慢阖上了双眼……

“子航，等着我回来救你，一定等着我。”陈一诺心急如焚地带着船老大浮出水面游向救援船，船长尹启泰和队长钟益民等人都聚在船舷处接应，急切地望着陈一诺。陈一诺忙说出郑子航被油桶砸中生死未卜，需要立即回去营救。一次次的下潜上浮，已经耗费了陈一诺的体力，然而他不能停下，郑子航还在等着他。心慌颤抖的感觉一阵阵袭来，陈一诺悔恨万分，是自己没有坚持带郑子航上浮，如果出了意外……

陈一诺不敢想象后果，奋力下潜回到深深的海底，郑子航已被两只油桶连同那堆渔网覆盖得严严实实，看不见人影。陈一诺暗道不妙，上前想要搬开油桶，但油桶却被渔网裹挟在了一起，纹丝不动，他忙抽出匕首来挥割着渔网，一不小心伤到胳膊，流淌出来的鲜血染红了周围的海水。这时候，又下潜来了一个人，竟然是很少下潜的船长尹启泰。他不是专业的潜水救生员，只能算是业余的，但为了营救队友，还是下来了。尹启泰帮着陈一诺分离割断了裹挟的渔网，搬开油桶后看到了郑子航。

郑子航双眼紧闭，没有呼吸，一动也不动，失去了所有生命特征。好兄弟、好战友、好搭档，郑子航已经牺牲了。

陈一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和尹启泰将郑子航带回了救

援船。天空响起了直升机的轰鸣声，是飞行救援队机长高亮带着救生员和医生林越赶来了。林越立即上前给郑子航做心肺复苏的紧急抢救，起初她拼着全力摁压，但慢慢动作迟缓下来。因为她知道，郑子航早在浮出水面之前就已经走了。林越的眼泪流了下来，担心地看着陈一诺。两个人是生死搭档，从来都是并肩作战，现在失去一个人，对于活着的那一个是最大的打击。

果然，陈一诺红着眼睛猛地推开林越，他要把兄弟救活。两只手使劲按压着郑子航的胸膛，吼叫着：“醒过来，子航！你给我醒过来！”陈一诺有一肚子话要对郑子航说，他的妻子和父亲都在等着他回家，没有出生的儿子不能看不到爸爸，还有他们约定要打捞“南翔丸”，一起实现梦想。可无论陈一诺如何呼喊，郑子航都毫无反应。

林越不忍心看陈一诺做着毫无用处的抢救，跪在旁边，将手放到陈一诺的手上：“一诺，子航已经……”陈一诺不许她说下去：“子航没有死，他只是累了，昏过去了。”陈一诺一挥胳膊将林越甩到一旁，不管不顾地做起人工呼吸，然后再接着心肺复苏。大家看着陈一诺的样子，眼睛全都含着热泪，为郑子航的离去而痛心伤感。林越站到陈一诺身后，双手按住他的肩膀，让他渐渐慢下来，直到他瘫坐在地，受伤的胳膊仍在流血。

“子航、子航……”陈一诺抱起郑子航的身子，痛苦地嘶喊，声音在海面上久久回荡，伴随着海风飘荡到四面八方。

从大海到陆地，从死亡到生存，生命有时候脆弱得会瞬间消逝，有时候又顽强得超出人们的想象。躺在检查病床上的叶萱看着超声波图像，感受着胎动，她和郑子航的孩子正在肚子里顽皮地游泳。五个月大的孩子已长成了婴儿形状，虽然仍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但足以让叶萱惊喜。如果丈夫郑子航陪同在旁，看到这个情景不知道该有多高兴。

检查一切正常，孩子非常健康。医生的答复让叶萱欣慰而兴奋，回到工作的丽人影楼后，才想起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郑子航，拿出手机发现丈夫已经打过电话，自己却没有接到。原来为了不影响医生检查，叶萱把手机设置成了静音，她急忙打回去，却无人接听。只有执行任务时，郑子航才会不接听电话。叶萱把手机放进了衣袋，忘记了手机会对腹中胎儿有辐射。她有些神不守舍，总感觉有不好的事情会发生。从嫁给郑子航的那一天起，叶萱就知道救生员的工作充满着意外和风险，作为妻子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和坚定的信念。

叶萱正在为影楼的顾客化妆，这时肚子里的孩子动了，叶萱把手放在腹部轻轻地抚摸。这一切，全都被坐在梳妆台前的孔令雯看在眼里。她年轻漂亮，生活无忧无虑，选择丽人影楼拍摄写真集让老板兼摄影师曲文斌乐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但如果知道孔令雯会在不久之后给他带来一场灭顶之灾，差点命丧大海，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嘴里口口声声称她为“公主”心里暗暗叫着“财神”了，为了留住“公主财神”曲文斌让叶萱就像伺候公主一样伺候孔令雯。

相比之下，怀孕五个月还得站着工作的叶萱，显得格外的辛苦。这就是她的生活，她的选择。选择郑子航作为丈夫而付出的代价，但叶萱心甘情愿。夫妻二人很少花前月下，什么事情都得一个人扛着。叶萱从来就不是一个娇小姐，这些她都能克服，只要丈夫每一次的救援都能安全归来，就是她和这个家最大的幸福。

叶萱依然在胡思乱想，心不在焉，把孔令雯的眉毛给画得走了样却毫无察觉。曲文

斌立刻上前训斥，讨好孔令雯。不料事与愿违，孔令雯反倒为叶萱打抱不平：“你眼睛瞎了？难道没看见她怀孕了吗？对一个怀孕的女人大喊大叫，你算什么男人！道歉！如果不道歉的话就不在你这影楼拍写真。”

曲文斌在心里把孔令雯连同她的祖宗八辈全都骂了个遍，脸上却露出媚笑，对叶萱说：“对不起。”说完这三个字又深深鞠了一躬，当他抬起头却看到叶萱满是意外、惊慌，还有悲痛的表情，手机也掉到了地上。突然，叶萱向门外冲去，把站在面前赔礼的曲文斌撞到了一旁。曲文斌还没有反应过来，一直坐着的孔令雯却意识到了什么，抓过皮包捡起叶萱的手机，也追了出去。曲文斌在后面疑惑：“出什么事了？个个像是老房子着火一样。”

丽人影楼门前，叶萱拿着钥匙开启着电动车，却怎么也打不着火。扔下电动车准备搭乘出租车，面前驶过的每一辆里面全都坐着乘客，叶萱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不管不顾地冲上了马路，恰好一辆玛莎蒂尼疾驰而来。眼看就要撞上，却戛然而停。车窗摇下，孔令雯伸出握着叶萱手机的手招呼她：“快上车，去哪儿？我送你去。”

海港码头，人头攒动。救援基地指挥中心的领导和同事们来了，救生员的家属们来了，郑子航的父亲郑成泽和叶萱的母亲来了，还有报纸和电台的记者们也来了。这其中就有高亮的妻子赵笛，她在市电视台专题部当记者，每次有重大灾害、紧急救援等突发事件，都会被派来做专题报道。每一次的报道都令她痛苦不堪，更为经常参与救援的丈夫的安危日夜担心，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如果哪一天实在是坚持不了，不是丈夫更换工作，就是离婚。因为，她根本承受不住亲人生离死别的悲痛，就像此时的叶萱。

叶萱来了。

她面色苍白，步履蹒跚：“子航在哪儿，在哪儿？”叶母忙迎上来扶住女儿，郑子航的父亲郑成泽悲痛地说：“子航没了。”叶萱不相信，流着的眼泪呼喊：“我要见子航！子航，你在哪儿？”

天空中传来螺旋桨的声音，高亮驾驶着直升机护着救援船113号正向码头驶来，驾驶舱里的尹启泰神色凝重地望着码头上聚集的人群：“鸣笛！”

笛，笛，笛，三声长鸣。悲天戕地，英雄归来。

陈一诺抱着郑子航走出船舱，走上码头，钟益民等人神色凝重地跟在身后，他们要亲自护送队友上岸。人生中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生离死别，没有见到最后一面，甚至连最后的电话都没有接到，叶萱就永远地失去了丈夫，她放声大哭，悲痛欲绝。叶母和郑成泽也老泪纵横，一个没有了女婿，一个没有了儿子，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日子还怎么过？

陈一诺悲愤地说：“子航是为了救我才牺牲的！他是替我死的！我对不起你们！”他把郑子航放到担架上，轻轻地盖上洁白的床单，在即将盖住脸时，叶萱阻拦：“让我再看看他……”

郑子航面色安详，就像是睡着了。叶萱亲吻着他的脸，忘情地抚摸着，又握起丈夫露在外面的手，放到自己的肚子上：“子航，你感觉到了吗？我们的孩子醒了，正在叫爸爸，你听见了吗？”叶母忙上前：“萱儿，让子航安心走吧。”叶萱仍紧握着郑子航的手：“宝宝，这是爸爸的手，你要好好记住，长大了也不能忘了……”终于，她再也坚持不住了，倒在母亲的怀里。

眼前一片黑暗。

恍惚中，叶萱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光亮，太阳冲破阴霾，灿烂的阳光洒在金色沙滩上，郑子航抱着叶萱快乐地旋转，洁白的婚纱在海风中飘扬。两个人结婚了，从此彼此的生命中不再独行，有了相依相守的陪伴。郑子航和叶萱手牵着手奔跑着，两个人朝着大海呼喊：“我们相爱，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大海见证，山盟海誓。蓝天白云，感受幸福。叶萱快乐地在前面奔跑，郑子航在后面追逐，可突然间一切都不见了，慌得叶萱呼喊寻找着，却什么也找不到。沙滩上，只有她穿着婚纱的孤独身影。

一场哀思如潮的幻觉。

叶萱多么希望她真的只是做了一个梦，醒来后生活还和从前一样。然而，幻境成真，当她睁开眼睛，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因为悲伤过度，出现了流产的征兆，叶母和郑成泽不放心地一直守候在一旁，陈一诺也来了。叶母长叹一口气，站起身，郑成泽忙说：“亲家你累了，要不先回家歇歇？”叶母看着憔悴的郑成泽：“你也没比我好到哪里去，走吧，出去透透气，正好我也有话对你说。”

两位老人出了屋子，剩下陈一诺站在那里，看着眼睛直直地瞪着天花板的叶萱，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说些什么。叶萱悔恨万分，不该去做产检，不该把手机设置成静音，连丈夫最后的声音都没有听到。她的眼泪流了下来，陈一诺慌忙说：“别哭，对肚子里的孩子不好。”叶萱并不说话，连看都不看陈一诺一眼。陈一诺知道这是在怨他没有救出郑子航，他也懊恼，恨自己没有坚持把郑子航带出来。如果有可能的话，陈一诺真想代替郑子航沉在水底。现在，没有了郑子航，只留着叶萱和没有出生的孩子在世间，人生最残酷的事情莫过于此。

这时，门轻轻地打开，高亮来了。他和陈一诺、郑子航同为陆战队时的战友，在部队里义气相投，又一起进入救援队，感情更胜从前。如今郑子航不在了，他和陈一诺得照顾好叶萱和郑成泽，这是他们参加救援队时许下的誓言，是一辈子的承诺。

病房外面，叶母满脸严肃地向郑成泽说出她经过一天一夜深思熟虑又激烈斗争后才做下的决定——叶萱肚子里的孩子不能留。反正孩子也有不好的征兆，借着这个时机用药打掉一了百了，胎儿再大了母子都会有危险。郑成泽想的是子航已经不在了，郑家就剩下这唯一骨血，他恳求亲家母留着孩子，生下来他养着，爷孙相依为命。叶母坚决不同意，她心疼女儿，而且郑成泽都奔七十的人，照顾自己都费力怎么能养孙子？

尤其重要的是，孩子不能一生下来就没有爸爸。

郑成泽悲痛欲绝地问：“亲家母，不留孩子这事叶萱同意吗？”叶母说：“我让她亲口说给你听，走，进屋去。”叶母和郑成泽进入病房，陈一诺和高亮看见两人表情严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没等开口，叶母就发话让他们两个先出去。陈一诺和高亮只好走出病房，关上了房门。

叶萱仍在默默地流着眼泪。叶母心疼地拿起毛巾为女儿擦拭眼泪。女儿现在所走的路正是她从前经历过的，当年丈夫突然离世，留下了孤儿寡母，让他们母女受尽了艰辛和欺侮。同样，幼年丧父的痛苦也让叶萱刻骨铭心。每当有不懂事的孩子和她发生矛盾时，一句“你没有爸爸”，立刻令叶萱崩溃。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没人比她更清楚失去父亲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意味着什么。所以当母亲说不留孩子时，叶萱只是哭着恳求公公原谅，尽管心如刀绞，但如果无法给孩子一个健全的家庭，又何必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受苦受难？面对泪流满面的儿媳妇，郑成泽再也说不出话来，昨天他失去了儿子，

今天又要失去孙子，这双重的打击令他一下子衰老了许多。

无可奈何，又无能为力。

郑成泽步履蹒跚地走出病房，陈一诺忙上前搀扶，见老爷子脸色不好，便要陪着去看医生，郑成泽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回家。”郑家的客厅正中，悬挂着郑子航的遗像，英俊帅气的郑子航穿着救生服，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大门，就像丈夫在等待妻子和孩子的归来。大门打开了，进来的只有郑成泽，后面跟着陈一诺和高亮。两人马上走到郑子航的遗像前，低下头三鞠躬。

郑成泽的眼泪又流了出来，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进儿子的房间。窗前写字台上的一个大纸箱格外的引人注目，里面放着郑子航曾经的梦想和心血，可现在这些东西不应该还留在家里，郑成泽走了过去。客厅里的陈一诺和高亮正在低声商量着以后如何照顾好老人和叶萱还有即将出生的孩子，就吃惊地看到郑成泽抱着纸箱走到郑子航的遗像前，从里面取出几张纸放在火盆里点燃：“这些是你的梦想，完不成了。现在，爸都烧给你。”

陈一诺像是想到了什么，上前抢过资料把火扑灭，看着已烧毁过半的几张残片，激动地说道：“这是‘南翔丸’的资料，是子航费尽心思整理收集的，也是我们兄弟三人的共同梦想。子航看得比命还重要，伯父您怎么就给毁啦！”郑成泽说：“子航已经不在，留着还有什么用？”陈一诺说：“‘南翔丸’是比金山银山还要珍贵的宝藏，我和子航、高亮进入救援队的第一天就立下誓言，要亲手打捞出‘南翔丸’。”郑成泽摇头：“从你们进入救援队到今天，也有三年了吧？‘南翔丸’沉在水底快七十年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打捞？连我这个老头子都明白，是打捞不上来。技术不行，水平不行，条件不成熟，就跟秦始皇陵一样，得留给后代。”

陈一诺一时语塞，高亮也不得不承认郑成泽说的有道理也是事实。郑成泽苦笑着，又点燃一根火柴准备烧毁文件。不料陈一诺伸手抢过，把文件紧紧地握在手里，“南翔丸”绝不能留给后代打捞，他捧起纸箱塞进高亮的怀里：“这辈子打捞不上来‘南翔号’，这辈子我就不结婚！”高亮和郑成泽顿时愣住，陈一诺说：“子航的心愿我和高亮替他完成。子航不在，我和高亮还在，伯父虽然失去了一个儿子，但多了两个儿子，我和高亮孝敬您，给您养老。”郑成泽又悲伤起来：“儿子没啦，孙子也没啦。”

陈一诺一惊，像是想到了什么，上前抱起郑子航的遗像就往门外冲去……

第二章 这一个承诺

生命，是一个轮回。当一个生命终结，会有新的生命诞生，这便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手术室大门紧闭，“手术中”的红灯正亮着，红得鲜艳，红得刺眼。

陈一诺正紧紧盯着眼前的红灯，吉普车前堵着看不到头的队伍，急得他恨不得长出翅膀带着郑子航的遗像飞到叶萱面前，恳求她留下肚里的孩子，保住郑子航留在世上的唯一骨血。

红灯终于变成了绿灯，陈一诺猛地踩了一下油门。因为启动过猛，本来立在副驾驶座椅上的郑子航遗像“啪”的一声倒在了座位上。陈一诺心头一震，好像看到一个小男孩正跌向无尽的深渊。是个男孩，冥冥中陈一诺认定叶萱和郑子航的孩子一定是男孩。如果孩子保不住，那便是他对郑子航犯下了永远无法饶恕的罪过。他不会原谅自己，这一辈子都会在愧疚与悔恨中度过。

手术室门口的红灯终于灭了，“手术中”三个字隐入了暗箱里。病房里，叶萱躺在病床上抚摸着腹部，她和郑子航的孩子只在肚子里孕育了五个月，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连名字都没有起，就要离开母体了。一想到残酷的分别即将来临，叶萱抑制不住地伤心流泪。叶母忙拿起纸巾给女儿擦去泪水，担心事到临头她会反悔，劝说着：“别再胡思乱想了，长痛不如短痛，痛过就好了。妈受了半辈子的苦，不想你再像妈一样。都安排好了，马上该做手术了。”

这时，护士进来了，上一台手术刚刚结束，轮到叶萱去做术前准备。叶母扶起女儿，跟着护士出了病房，向手术室走去。叶萱走得很慢，只要孩子在她的肚子里多待一分钟，她就仍是个母亲。从病房到手术室，要穿过一条空中走廊，长长的路程，叶萱却感觉很短，可尽管她的双腿有千斤重，还是走到了手术室门口。

跨过这道门，便是她和孩子在今生的缘分尽了。

手术室大门打开，叶萱却愣在了那里。任凭护士唤名字，叶萱仍一动也不动，她的孩子在动。肚子里的孩子感受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不安分地动了起来，令叶萱心如刀绞、肝肠寸断。

“不能进去，孩子得留下！”气喘吁吁的陈一诺抱着郑子航的遗像跑过来：“孩子也是一条命，得留下！”叶萱生气：“你走，我不想见你。”在来之前陈一诺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任凭叶萱打骂，是他让她失去了丈夫，恨他怨他都是应该的。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会用自己这条命来补偿。可是叶萱并不领情，无论怎么弥补都不会让郑子航死而复生，只要人活着，她就有丈夫，孩子也有爸爸，她也不至于要迈进这道门槛。一旁的叶母更是生气陈一诺的不请自到，这是家务事，轮不到他这个外人来做主。为了不让叶萱本就不坚定的心意被扰乱，叶母使劲把女儿推向手术室的大门。



然而就在这时，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男儿膝下有黄金，陈一诺为了留下孩子跪在叶萱和叶母的面前：“求求你们留下子航的骨血吧！我知道一定是个儿子，你们不养我来养。郑子航，我的生死兄弟，当了三年救生员，救过八十三条性命，这样一个男人，怎么能没有后代！我们之前说好的，不管谁在救援中出了意外，牺牲了，活下来的人，就要替牺牲的人照顾好家里的老小！这不是句空话，这是好友、兄弟的生死嘱托！”

见此情景，叶萱大惊，她没有想到陈一诺为了留下与自己毫无血缘的孩子竟然跪下，还发誓承诺。而自己作为母亲，却要扼杀亲生骨肉，愧疚的叶萱终于从手术室里走出，跪在陈一诺的身旁，抱过丈夫的遗像：“子航，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我们的孩子。我错了，再也不做傻事了，我会把孩子好好生下来，看着他长大。”叶母又尴尬又愤怒，把手术单据全都塞进陈一诺的怀里：“陈一诺，是你说的要照顾她们母子！好，从今往后，我闺女和她肚子里的孩子，都交给你了！”

陈一诺坚定地说：“我陈一诺一诺千金，说到做到！一定会当好爸爸，照顾好叶萱。”陈一诺扶起叶萱，一抬头却看见林越正站在前面。林越是这家医院的医生，听说叶萱要做手术，特意过来看看，恰好看到陈一诺的一跪、一诺，她面如止水，心里却是翻江倒海。眼前这个男人从高中起就开始追求自己，如今却为了别的女人而跪下。跪下的不仅是男人的尊严，还有他们两个人之间将近十年的感情。想到这里，林越转身离去。陈一诺忙在后面喊着她的名字，林越却头也不回地加快了脚步，她不该看到刚才的一幕。

顶天立地是男人，忍辱负重也是男人，只要能留住郑子航的血脉，陈一诺任何事情都愿意做，他相信作为心理医生的林越会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把叶萱送回病房后，陈一诺就跑到了林越的办公室，透过门口的玻璃窗看见林越正在翻看病历本，神态自若，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陈一诺暗暗放下心来，推门进去。不料，林越连头都没有抬，冷冷说道：“进入办公室之前先敲门，连小孩子都明白的道理你难道不明白吗？”陈一诺一愣，站在那里想了想，退出了办公室，“咣咣咣”地敲了三下。里面传来的声音依然冷冷地：“进来。”陈一诺进来走到林越面前：“刚才的事情……”林越仍低着头，意思很明白，这里是办公室，现在是上班时间，如果不是询问与病情有关的事情，请立刻出去。陈一诺明白林越为何生气，一定是责怪自己自作主张，于是挠着头说：“哎呀，有件事跟你商量商量。”

林越猛地一抬头，目光比声音更冷，就像一把利剑要穿透陈一诺的心胸：“跟我商量干吗？我又不是你老婆！”陈一诺一听：“你怎么又不承认了？是，你现在还不是我老婆，可明年呢？明年还不肯嫁给我？我从高中就开始追你，还要让我追到什么时候？”林越说：“我什么时候答应要嫁给你了？我跟你说过，有我姐的前车之鉴，我不可能嫁给一个干救援的！所以你别再自作多情，也别再跟我这里浪费时间了！何况，你现在已经给人家当上爸爸了，干脆连孩子的妈妈也一起……”越说越气的林越合上病历本，使劲往桌上一拍，“陈一诺，我再说一遍，这里是办公室，现在是上班时间。”无奈的陈一诺只好说道：“行行行，作为病人家属，询问我父亲的病情，总行了吧？走，和我一块儿去看看他。”

陈一诺的父亲陈援朝躺在病床上，怀里抱着一个没有完成的轮船模型正沉沉地睡着。从额角到面颊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无声地诉说着这是一位经历非凡、有故事的老

人。老人刚刚打过镇静剂，好不容易睡着了，但他已在睡梦中回到了从前工作的货轮上。突然爆炸声响起，燃起了熊熊大火，轮机舱和驾驶舱一片混乱，船长陈援朝急忙指挥灭火、抢险。然而因火势迅猛，轮船意外倾覆下沉，陈援朝不仅不让船员们立即逃生，反而命令他们将货舱里运送的所有物品全都封死在船底舱，以至失去了最佳逃生时间。结果是所有船员全都命丧江底，陈援朝反而成了唯一的幸存者。获救后的陈援朝马上受到组织审查，却无法证明清白，也一直背负着害死船员们的罪名。在那个年代，这个罪名足以让一个人前途尽毁、人生无望，所以陈援朝选择了自杀。然而，他又一次活了下来，也多了一个畏罪自杀的罪名。

沉重的打击令陈援朝心力交瘁，积郁成疾，患上了精神疾病，被送到医院治疗直到今天。在陈一诺的记忆里，父亲在医院里从年轻帅气住到了白发苍苍，尽管不认识自己，可他是父亲世上唯一的亲人。每当闲暇时，陈一诺总会来医院陪伴父亲，给他擦身、洗脸、剪指甲，陪着他说话。可得到的反应常常是父亲突然间从床上站起来，双脚立正鞠躬敬礼，然后如祥林嫂般的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同样的话：“我不是贪生怕死、玩忽职守的船长，请组织重新审查。”

每当这个时候，陈一诺都痛心不已，总是紧紧拥抱父亲。他从来都认为父亲是清白的，历史是公正的，总有一天，他会替父亲找出真相，让父亲沉冤昭雪。今天虽然父亲没有和他说话，陈一诺还是先抱了一下父亲，然后轻轻抽出父亲怀里的轮船模型放到床头，又弯下腰从病床下面拖出一个大纸盒，数着里面整齐码放的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模型，加上床头上没有完工的那个一共是52个。做了这么多的模型，上次探望时送到的粘胶也该用完了。陈一诺将纸盒塞回床下后从口袋里取出一管粘胶，放到了床头柜上。

林越站在门外，静静看着里面的陈一诺在用心地照顾父亲，这是一个好男人，将来也会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可他刚刚对生死搭档的妻子许下的承诺又让林越无法释怀。一个失去丈夫、又有孕在身的女人，是多么需要和渴望旁边有一副有力的肩膀依靠。

叶萱在叶母的陪伴下回到了郑家，郑成泽打开房门，知道这个时候手术也该做完了，这辈子也听不到有人叫自己爷爷了，善良的老船长仍嘱咐儿媳保养好身体，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感动得叶萱流下了眼泪：“爸，您也要保重身体。”郑成泽老泪横流：“爸这身子骨老啦，保也没用。”叶母不愿意：“老郑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你身子骨不好将来怎么带孙子，想累死我一个人啊。”郑成泽一惊：“我的孙子？”叶萱说：“爸，我没做手术，孩子好好的。”郑成泽欣喜异常，激动地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好孩子，你是我们老郑家的功臣。子航要是知道了，肯定也高兴。”

此时此刻，叶萱终于意识到肚子里的孩子对自己、对公公、对这个家的重要性。幸亏陈一诺及时赶来，叶萱不敢想象如果孩子真的没有了的后果。但陈一诺又是害得郑子航丧命的人，叶萱对他仍有怨恨，心里百感交集又矛盾万分。

这时，门铃响起，陈一诺来了，后面跟着高亮。一时之间不知如何面对陈一诺的叶萱走进了卧室，叶母也跟着进去了。高亮把郑子航的遗像收起包装好交给郑成泽，他和陈一诺已经商议好要替郑子航尽孝。虽然陈一诺承诺照顾好叶萱母子，但作为三位好兄弟中的老大，高亮也表示义不容辞。感动不已的郑成泽无法用言语表达，不停地点头：“好好好，你们两个都是好儿子。”这时，叶母从里屋露头说了一声：“说不定，还会是好女婿。”

其实叶母这话就是冲着陈一诺说的。在医院里陈一诺跪下的那一刻，叶母心里就盘算好了，叶萱留下了孩子，将来再嫁便成了困难户，陈一诺有诚心又有担当，是女婿的最好人选。然而最终成为叶家女婿的人却不是陈一诺，而是高亮，只不过此时的每一个人都没有预料到。

生活，本来就是如此的变幻莫测。

叶母走出卧室，再次嘱咐陈一诺要说话算话，既然承诺给孩子当爸爸，那么郑子航活着时候没能做的、当爸该做的，全都得做到，但凡以后叶萱跟孩子受了一点委屈，叶母都会找他算账。陈一诺马上做了个标准的立正姿势：“请伯母放心，我绝对不会让媳妇和孩子受半点委屈！”高亮也敬礼保证监督陈一诺。叶母瞅了他一眼，心想瞎掺和，你能保证什么啊？万一陈一诺不给自己当女婿，有妻有女的高亮也不能代替啊。

心里是这么想的，叶母嘴里说的却是让女儿收拾好东西跟自己回家。郑成泽又紧张起来，在他看来叶母本就不同意叶萱留下孩子，只是碍不过陈一诺的恳求而暂时答应，如果回到叶家白天黑夜没完没了地抱怨劝说，说不定叶萱又会被送进手术室。叶母早看出了郑成泽的担忧，才说出她的道理来，这里是叶萱和郑子航一起生活过的家，每一个角落都能唤起回忆，怀有身孕的叶萱只能更伤心。等生下孩子，过了月子，叶母会亲自把女儿和外孙送回来，让郑成泽享天伦之乐。听她这么一说，所有人才放心地笑了。突然高亮开口说明天救援队全体要举办一个隆重的仪式，送郑子航最后一程。

海鸥低翔，汽笛长鸣。救援船113号劈风斩浪行驶在辽阔的海面上，掀起的波涛绽放朵朵浪花，与绑在船舷上的白色玫瑰交相辉映。救生员和海上救援中心的人，还有被郑子航救援过的人整整齐齐地排成两排，手捧骨灰盒的叶萱缓缓从他们中间走过。基地主任杜伟成带头敬礼，所有队员们都齐齐刷刷地举起了手。

叶萱走到船舷边，轻轻抚摸着骨灰盒，丈夫生前最爱大海，所以才让他永远和大海相伴。郑成泽看着叶萱：“孩子，让子航魂归大海吧。”叶萱强忍着悲痛，打开骨灰盒，和郑成泽一起将骨灰连同白色的玫瑰花瓣撒向大海。

浪花翻卷，瞬间汇聚成海，转而又尽情绽放，有如生命的轮回。那些被救生还的学生们胸前佩戴着白花，眼睛闪烁着泪花。还有那些渔民们，在船老大的带领下纷纷跪下，以他们能做到的最隆重的礼仪向救命英雄送去最后的感谢与敬意。

从码头回到基地指挥中心，陈一诺就找到队长钟益民询问“南翔丸”何时才能提出打捞申请。钟益民伸出三个手指头，三年之内是不可能打捞，原因无需再问，一句话，时机不成熟。钟益民理解陈一诺急迫想完成郑子航的心愿，但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偏偏急不得，欲速则不达。

这些道理陈一诺都明白，可就是心里着急，细算起来，从郑子航离世那天起，他许下了一个又一个承诺，每一项承诺都是以自己的前途事业甚至终身大事为保证，这些承诺就像是一座座大山压在陈一诺的胸口，令他喘息困难。

几天后的实地训练。

天空乌云密布，海面波浪滔天，一艘游艇倒扣向下，大半船体都已下沉，只有船头一角露出海面，靠一块大礁石支撑着。波浪起伏的海面，刮着大风，将直升机下悬吊的陈一诺吹得摇晃。他向下看到已经着陆的钟益民，努力的保持稳定，然后抬头向直升机绞盘手赵五一做出手势，示意钢索继续放下，直到陈一诺稳稳地落到了礁石上。松开钢索，整理一下救生衣，两个人立即潜进了海里。